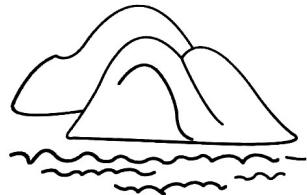


## ◎岁月如歌



## 温暖的声音

随着岁龄的增长,记忆的仓储越来越多,特别是声音的记忆,只要想起那些陈旧、斑驳和温暖的声音,总有浓浓的感动。

在老家冀南农村,购买生活物品,都要去乡镇集会。但平时要买针头线脑等物件,就只能等走村串巷的货郎了。早先些年,机动交通工具还是稀罕物,这些货郎售货就只能挑担子了,能骑自行车、推手推车的都算好条件了。

这些做小买卖的人,招呼买卖就靠他们的大嗓子:“磨剪子嘞,戗菜刀……”

街巷里传出:“破铺陈、老套子,换大针、换二针嘞!”这声音很像相声的贯口。我娘听到这个声儿,就赶紧翻箱倒柜找一些破棉絮和旧衣服,换一些针线和顶针之类的物件。

要说叫卖声最有特点的是卖调料的,这个买卖人一进村就扯开嗓子喊:“大茴香、小茴香,陈皮、肉桂,四川姜!”

那个“姜”字,由低极高,由近极远,给寂静的村子增添了些许韵律。

当然,还有卖豆腐的、卖焦花生的各有各的腔调和叫卖法。

这些烟火味十足的声音,伴随我走出乡村,走过天南海北,成了岁月的底衬。

也有的声音让人想起就热血沸腾。

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一晃已经二十多年了,一些事情已经被岁月淹没,影影绰绰记得不清楚了。但是,那些唱歌的嘹亮声音,屡屡在我的内心深处升腾起来,让我激动、亢奋、爽快和骄傲。

在部队枯燥的学习训练之余,学歌就是算惬意享受的事情了。我们大部分不识乐谱,学歌靠的是死记硬背。一首歌学个三五次,旋律就大概记住了。即使有难度的旋律,几次不行,跟着大家滥竽充数,慢慢也能掌握。当兵不到半年,我们这些新兵就学会了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一二三四歌》《咱当兵的人》《小白杨》等气势如虹的军歌,抒情的歌儿也学会了《十五的月亮》《喀秋莎》《说句心里话》《绿岛小夜曲》等几

十首。

军营里,十几个连队,休息间隔,歌声此起彼伏。

出操唱歌,饭前唱歌,训练唱歌,集会唱歌,汇演唱歌。军人唱歌,声如洪钟,龙吟虎啸,先声夺人,齐吼震天。

中秋佳节,边关冷月,战友们都深情、哽咽地唱起来了——

“十五的月亮,照在家乡照在边关,宁静的夜晚,你也思念,我也思念……”婵娟无声,这些有钢铁般身躯的兵都唱得满眼热泪。

摸爬滚打,卧冰滚雪,意志的彰显。训练归来,队伍逶迤,步伐整齐。战友们哪顾上苦累,吼起来了——

“日落西山红霞飞,战士打靶把营归、把营归,胸前红花映彩霞,愉快的歌声满天飞……”

在部队的唱歌的记忆中,最扣人心弦的,当数大礼堂集会拉歌了。初始,连队轮流唱歌,之后就开始拉歌了,一轮又一轮。战友们嗓子喊破了,手掌拍疼了。高亢的歌声在礼堂里回荡,地动山摇。

只身在外几十年,一些声音陪伴我左右,成为成长的阶梯。

母亲大字不识几个,却也明事理。我当兵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咱家祖祖辈辈种地吃饭,在村子里没人说咱啥。你到外边,不用混得大富大贵,把咱家的脸面保持住就行了。”

我懂娘的话。走出家门几十年,我真诚、清白做人,虽然没有混得富贵显赫,却在平淡和努力中,感受到世界的美好和生活的乐趣。

最重要的可以告诉耄耋老娘,我努力保持了家里的脸面。

年轻时在部队学写文章,之后便向新闻媒体投稿。每一篇带着殷切希望的稿件盖上部队的邮戳寄出去后,都如泥牛入海。一次一位省报的编辑到部队采访,这位北大中文系的兄长对我说:“写文章基本功很重要,你的学历浅,就用笨办法,每天抄文章,学习别人文章的立意、结构和语言特点,兴许会管用的。”这位老兄的话,就像我生命灰暗地带的光柱。

部队转业后,到省级组织部门工作。在部队形成的豪爽、仗义的个性,在机关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幸好,比我小几岁的秘书室里带我的师父告诉我:“在组织部要多做少说,待人接物要谦逊和蔼,凡事功利性要少。”

我听了年轻师父的话,沉淀了。

如今,我离开组织部门很多年了,但是在组织部门获得

的阅历和视野,不亚于我读了几年大学,受益匪浅。文/韩新平

## ◎往事情怀

### 兰娃儿走了

兰娃儿走了!从2020年7月中旬的一次聚餐之后,就再也没有见着他。后来听说病倒了,然后在3月1日那天走了……

记得那次聚餐,他的神情很疲惫的样子,大多数时间在抽烟,不大说话。不像以前激情飞扬,侃侃而谈。别人提议喝酒时也就附和一下。我还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,叮嘱他注意身体,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往往都很脆弱。他说没办法,身不由己,自己尽量注意。没想到,回到杭州后就病倒了。

兰娃儿生活得很艰难。1987年刚工作时,听说他在集宁乌兰牧骑上班,我去看了他,两人在食堂吃了饭。那时候他崇拜的偶像是蒋大为。他说如果自己能有10万块钱,做个MTV,也能出名。可惜那时候的10万块钱简直是天文数字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1990年我办结婚宴席上,他高歌一首,满座皆惊。客人们都佩服我有这么一个优秀的表弟。

后来他就自己拉起队伍去各地走穴了。那时候他也就二十六七岁吧。现在看来,那还不过是个孩子吧。然而他居然很自信地那么走下去。

走穴队伍解散后,他在温州给别人管理歌舞队。最后在杭州自己承包歌舞厅。2016年我去杭州开会,提前打了电话,他派车去机场直接把我们一行接到他的单位吃饭。一看场面好大!喝的是剑南春还是五粮液,不记得了,总之是名酒。期间还有一个叫奇隆的歌手给现场献歌。上网一查,这个叫奇隆的歌手还是个名歌手,在娱乐圈知名度很高。随行同事很是羡慕我有这么成功的亲戚。

在杭州期间,兰娃儿很热情。不是拉出去吃饭,就是领出去逛街。他跟我讲了最难一件事是,有一年在天津下车后,全身只剩五块钱。他想起天津有一个朋友,拿出一块打了个电话,一块钱坐公交,两块钱吃了点东西。等见到那个朋友时,兜里只有一块钱了。他说那时叫绝望!

这次见面他跟我谈了很多。他说来杭州后,才知道在杭州的内蒙古人很多,知名人也很多。他们让他当内蒙古杭州市商会副会长,他还不知道这是个啥职务。

后来就风生水起了。当起了内蒙古浙江商会会长。然后就忙得不可开交。不是跟商人谈话,就是在飞机上奔波。自己在杭州一大摊子事情还要管。那时候,

我看他忙得简直是焦头烂额。

现在想来,英年早逝的兰娃儿,成也在这个会长,败也在这个会长!如果不当这个会长,安分守己在杭州经营自己那点事业,不需四处奔波应酬,也许不至于此!2016年在杭时听他说他的作息时间黑白颠倒,我就告诫他,千万不可以这样!他说他这儿工作性质就这样。我想那时候就把病根儿扎下来了。

兰娃儿走了!这么优秀的表弟走了!他是我们岱青南沟村的骄傲!是察右前旗的骄傲!是内蒙古人在浙江的骄傲!我跟他说过,以憨实著称的乌兰察布人,跟自古以精明著称的江浙人打交道,居然打下一片天地,确实不容易!而且兰娃儿是赤手空拳、一点儿背景也没有!兰娃儿是个人才,是个响当当的人才!

可惜兰娃儿走了!但愿天堂那边没有那么多事儿需要沟通协调!没有那么多虚的应酬!没有那么多操劳奔波!

春天来了,你最爱的马兰花,就要在家乡的马路边、山冈上开放了,可你为什么就这样匆匆离去?

青山垂首,碧水呜咽。你就是一束傲骨、微笑、美丽芬芳的马兰花,将永远绽放在家乡青幽幽的草原上!

兰娃儿,我的好兄弟!一路走好!

文/岑千岭

## ◎非常记忆



### 不要离别

妈妈突发脑出血,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,九死一生,我在室外走廊陪护,躺在椅子上,睡不着觉,想着妈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妈妈生病尽管没有明显征兆,但是父亲生病是诱因。父亲患肠梗阻住院,做了手术,正月初五才出院。相濡以沫69年已经快90岁的丈夫开刀做手术,风险很大,妈妈牵肠挂肚放心不下。正赶上过年,我陪父亲在医院过的年,一家人团圆饭也没吃上,她心里不痛快。这些都是妈妈发病的因素。

妈妈高血压已经三十多年,自己饮食上很注意,血压控制得很好。但毕竟已是86岁的人了,按医生的说法,血管已经像纸一样薄脆,睡眠中就有可能发生脑出血。

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开车从呼和浩特往集宁赶。路上和爱

人、姑娘讲述妈妈生活的不易,讲妈妈对我的培养,讲妈妈受过的苦累,说着说着,我已泪流满面,一家人在车里泣不成声。

在重症监护室见到妈妈,妈妈身上插了好多管子,头发凌乱,眼睛微闭,面无表情,左胳膊能活动,右胳膊不动了。我对妈妈说,妈,我是友平,我回来了。妈妈已经陷入重度昏迷,失去知觉,毫无反应。

妈妈1936年出生,1953年和父亲结婚,共生了7个孩子,两个夭折,我们兄妹五人,姐姐最大68岁了,最小的弟弟也50岁了。

妈妈一生辛劳,吃了好多苦。刚结婚父亲在口外谋生,妈妈在村里一人种两亩多坡地,从种到收基本全是一个人打理,十分辛苦。

后来妈妈随父亲到了察右后旗土牧尔台镇。妈妈在当时的五七工厂,给皮毛厂手工缝制皮袄,又在粮库补麻袋,炒莜麦,扛麻袋。母亲身高一米五六左右,身体单薄,为了生活,妈妈承受了与她体质不相称的体力劳动,受了许多女人不该受的苦累。

我们现在是一个23口人的大家庭,人多了,家庭的事也不少。妈妈能容人,顾全大局,困难自己抗,委曲自己受,一大家子相处得融洽和谐,妈妈起了关键作用。

我的成长进步,凝聚妈妈的心血。小时候有一点微小的进步,都能得到妈妈的表扬和奖赏。在妈妈的培养鼓励下,我一直是班里的好学生,每当学期末开家长会的时候,总是妈妈最开心的日子,妈妈会得到老师的表扬,受到其他家长的赞许。我给妈妈增添了无比的快乐和光彩。

1981年高考落榜,妈妈问我,补习一年能考上不?我说没把握,妈妈说那就当兵去吧。我参军入伍,后来考军校当了干部,是妈妈给我选择了成长发展的正确道路。

2010年从部队转业后,我和爱人反复商量,用转业费在老家给双方老人各买了一套房,改变了妈妈的生活条件,了却了我回报妈妈的夙愿。

妈妈发病后,我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男人的世界里不相信眼泪。可就这次妈妈生病,我不知哭了好多次,是我记事以来流泪最多的。

医生说,妈妈这两天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她在重症监护病房,我在外面的走廊,尽管近在咫尺,但随时都有可能生死离别。

妈妈,小时候你做好饭等我们回家,现在我们兄妹5人祈盼你早点醒来,回到温暖的家里。文/孙捍卫